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清開國方畧卷首二

內閣中書臣沈賜霞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御製開國方略序

粤昔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斯誠大聖人昭德垂裕萬世之訓而非漫為謙辭也葢世之治亂猶日月之盈晦四時之周序治極必亂亂極亦必返治此守器者所宜保泰而嬗代循環所由有開刱也湯之後為武王其于處桀紂則武已不如湯矣三代以下武之不如其餘又何足屈指數故以開刱論之實不如有元之與我大清也夫

中國之嬗代莫非其祖宗本其君之臣子也有元興于北漠我大清興于東海與中國無涉雖曾受明之官號耶究不過羈縻名繫而已非如亭長寺僧之本其臣子也況乎戴不共之讐乘自壞之勢我朝始基居長白山北之俄朶里城　國號滿洲越數世至　肇祖居赫圖阿拉在俄朶里城西一千五百餘里地當明境邊徼之外本非屬國傳至　景祖　顯祖為尼堪外蘭搆釁于明貽害　二祖我　太祖以不共戴天之讐又乘明季紀綱廢壞閹官弄權之勢乃奮志復仇于天命三年以七大恨告　天遂親統師征明撫順招降守將擊敗全軍覩于薩爾滸破明四路兵二十萬衆　神武布昭克定遼瀋

我 國家億萬載之丕基實肇于此至我 太宗
雖亦 躬擐甲冑臨陣決戰然既得盛京規模已
定較之 太
祖斯稍易矣
撫定中原建基立極以武王于湯有
光擬之則實于漢明有光而唐宋在所弗論矣故茲
開國方略之著不重于繼明定中原而重于自俄朵
里以至赫圖阿拉因十三甲箄路藍縷得盛京而定
王業若夫興王之始長白朱果益猶簡狄元鳥姜嫄
履跡
天生

聖人治四海必有祥符與衆不同而更在于
聖人之奮智勇受艱辛有以冠人世答
天命夫豈易哉予小子守
祖宗之業每于讀
實録觀我
太祖開國之始躬干戈冒鋒刃有不忍觀不忍言而洛淚
者繼思不忍觀不忍言之心爲姑息之仁其罪小觀
至此而不念

祖宗之艱難不勤思政治以祈
天永命慎守神器其罪大故令諸臣直書其事以示後世即明臣之紀本朝事蹟如黄道周之博物典彙之類不妨節取以證信實然予此為非啻自勵而已也欲我萬世子孫皆如予之觀此書之志其弗動心落淚深思永念以敬
天命守
祖基兢兢業業懼循環治亂之幾則亦非予之子孫而已

矣此開國方略之書所以作也嗚呼可不敬哉可不

慎哉

御製開國方畧聯句 有序

維
天維
祖
宗集
景命於悠久曰風曰雅頌美
盛德之形容萬年發金匱之函事旣闡姚典姒謨以上
三統貞玉衡之孟歌以紀周緜商亂之初

天造經綸世貽方策粤自白山王氣朱果靈源稽首以
迓周王河干柳坐覆翼而開后稷荒野鵲棲泊鴻
基俶建於興京迺駿烈滋恢於
四祖曰有
聖人出
高廟勃興既付中國民
文皇紹起武成之書肇王迹遺甲壹戎春秋之義大復
讐告

天七悢造攻自呼倫之四部拓宇徠蒙古之諸藩螢光

熄

日月之臨龍戰鼓風雷之氣殲劉𨮁杜古有昆陽涿鹿

而三克瀋遷遼先取鐵嶺開原之二江華島之纓

俄繫林丹汗之璽自歸過松杏寧錦之墟破陜而

勢同捲籜下燕晉魯齊之壘入關而敵若頹墻當

武功

文德之交修更

創制顯庸之盡善久鞏奠甌之業遂貽

定鼎之謨本相鈞為隣敵之邦且伐雪其君父之恥匪

亭長寺僧之越分殊義旗袖詔之矯誣蓋溯自三

代以來獨得大一統之正宅中圖大欽

祖

考之宣重光創業守成兼

謨烈以域四海肆予纘

緒曰篤紹庭越二萬里而闢疆

昔以申未竟之
志待六十年而歸政今豈有暫弛之肩實頼
啟後人以丕顯丕承敢懈台小子之勉繼勉述每當晨
觀
實錄躬詣陪都見以羹墻瞻惟
弓劍曷寫油然之慕頻驚盡若之心勒功則書事五千
言練都而作賦一萬字戰圖補詠全韻分題備揚
扢於

垂鴻用宣昭於
詒燕登史宬而尊藏莫覩勑館局以編輯維虔昉俄朶
里之祥開際甲申秋而勲集臚六十二載
開國成家之畧成三十二卷編年系月之書則有登屋
拄弓束繩曳騎暑中斷甲雪裏拂硝馬二白以長
嘶橋層冰而徑渡寅惟櫛風沐雨念
祖成勞申之握籙膺圖總
天篤眷心乎愛矣毋忘致

王業之難難

命不易哉長思履帝位而中正謹齋心而製序肅額手

以聯吟或載筆舊叨效繪摹於

天日或捧函新仰識

締構之風雲三十部韻取當陽廿八巡詩原通史述室

邰宇岐之始慶更遠於文武成康揚作山陳夏之

聲頌適盛乎酌桓般賚

御製

開國勤勞弗敢忘爰成方畧識青緗乾隆三十九年予念祖宗功德熾盛開創艱難所以克承天眷者雖事具實錄而尊藏史宬莫由仰覩乃命輯開國方畧一書俾子孫臣庶咸仰謨烈越十三年告成謹製序刋布荷天庥命示萬禩述祖鴻勳括八荒被律中聲賡乃載臣奉命編摩冠編既成復叨賡詠上世發其祥以開國方畧凡三十二卷發祥世紀為卷首白山五嶽

靈攸仰長白山高二百餘里綿亘千餘里為扶與靈氣所鍾其南麓一榦分二支西支入興京門為開運山南至旅順口而龍脊時伏時見於海中陸起行八百餘里結為泰山為五嶽首見康熙幾暇格物編 臣阿桂

黑水三江澤孔長鴨綠混同愛滹三江皆出長白山鴨綠自山南西流入遼東之南海混同自山北流入北海愛滹東流入東海

源自闥門潭以下長白山上有闥門潭周八十里為三江之源

池

闈布庫哩之旁山之東有布庫哩下有池曰布勒瑚哩天女所浴之地

果

吞神女嫄歆武相傳有天女曰佛庫倫浴於池有神鵲銜朱果置衣天女含口中忽入腹遂有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以故遂凌空去 臣嵇璜

柳

坐天男禹捨杭天男乘小舠順流至河步登岸折柳為坐具其地三姓爭雄長有取水者見而異之歸以語人衆往觀皆以為異詰所由來曰我天女所生天男以定汝等之亂遂交手為舁迎歸貝勒衆尊辰北面三姓議尊為貝勒其亂乃定遂居俄朶里城是為開基之始

曼珠帝出震東方國號滿洲清字本作滿珠我國家肇基於東故西藏每歲獻丹書皆稱曼珠師利大皇帝蓋曼珠音近滿珠也

遯荒鵲集赤烏屋數世後有不善撫衆者國人叛戕宗族有幼子遁於荒野國人追之會有神鵲止其首追者遙望疑為枯木而返乃得免自後德鵲誠勿加害云 臣和珅

橫甸龍蟠白水鄉 肇

祖原皇帝生有智畧以恢復為志　祖[illegible]
旣得遂居赫圖阿拉漢語橫甸也是為　興京

百雉衛環聯象緯

景祖翼皇帝承先業居赫圖阿拉兄德世庫居覺爾察瑠闊居阿哈和洛索長阿居和洛噶善弟寶朗阿居尼瑪蘭寶實居章嘉五城環衛並稱寧古塔貝勒

九牛力屈掃欃槍

時近部有碩色納者九子俱強悍有嘉呼者七子多力能披重鎧連躍九牛二族恃強侵凌　景祖盡征滅之由此益強盛

舊邦

新命

世觀德

自　肇祖三傳為　興祖　景祖　顯祖至　太祖凡七世　臣福

康安

御製望氣瞻雲

聖兆昌先是望氣者言滿洲將有聖人出戡定衆亂統一諸國而履帝位蓋太祖篤生之瑞應

甲以十三刱國祚太祖初纘緒時止有顯祖遺甲十三副討叛撫降遂開帝業

武維燕翼繼

文光太祖天錫智勇以神武定策太宗幼稟睿知聖德咸備為太祖器重嗣服以後

創制顯庸益臻同文之盛值明運否稱

尊號太祖以丙辰年俯順諸貝勒大臣恭上尊號建元天命時為明神宗四十四年稅奄四出

邊臣召禍政治日弛我
應運而興實為
天與人歸
太祖

建國符呈獲璽章
太宗天聰九年貝勒多爾袞
等收服察哈爾全部獲歷代傳國玉
璽明年四月
命諸貝勒大臣及諸外藩
等請以符瑞炳著
建國號曰大清改元
崇
德

聰睿英明裕全德
太祖儀度威重英勇蓋世國
人初尊為
聰睿貝勒至天命
元年諸貝勒大臣以
帝業已成集議恭
上
尊號曰
覆育列國英明皇帝

寬溫仁聖舉宏綱
太宗崇德元年羣臣恭上
尊號曰
寬溫仁聖皇帝

智遵時養卅三久
太祖自癸未年起兵至丙辰
稱帝閲三十三年大勲始集
臣劉

墉

勇奮身先八百當
太祖率步騎征哲陳部敵兵
八百陣界藩之渾河抵南山
太祖執纛先進率弟穆爾哈齊及近侍延布祿
烏凌阿拏敵奔潰是役以四人而敗敵八百
蓋有神勇天助
降者

深慈加惠恤
我朝開國于諸部及蒙古部落尼堪無
諭陣獲來降苟誠心歸附靡不加
恩收養以故懷德歸仁
未來者咸思景從已順者各竭心力
叛人

大度予包藏
太祖警悟軼倫嘗夜聞戶外有聲
潛出伺之以刀背擊賊仆近侍洛翰請殺
之太祖佯詢曰爾非盜牛來耶縱之去
又一夕將寢心動衷甲起視射賊貫足亦撻而

釋之近侍問故曰殺之適足啟釁我何肯以殺人為他人藉口耶葢御物深況大度類如此

好上聲崇惡棄言眞大

太祖嘗諭羣臣曰語云念人之惡崇朝而作式好無尤歷世難求 臣曹文埴

嗜殺好去聲生名孰臧

烏拉貝勒滿泰之弟布占泰被擒太祖諭曰語云生人之名勝於殺人與人之名勝於取人乃解其縛贍養之

解甲未能惟斷扣

敗哲陳部時太祖擊却敵衆熱甚卸冑不及解甲以手斷扣少休復冑而戰遂大克之

挂弓不覺正捫創

甲申歲太祖親征翁鄂洛城乘屋射城中敵有洛科者射太祖中肩血注以一手捫創一手挂弓而下衆競前扶掖太祖恐

為敵窺諭止之

三牌飛石十步隱甲申夏四月征瑪爾墩寨寨居山巔乃設大牌三相次進攻敵寨木石齊下牌不能敵 太祖立寨下十餘步隱身斷木發矢中寨主破面貫耳復踣四人圍絕汲道遂大破之 臣德保

五矢攢花徑寸量棟鄂部人紐翁錦善射 太祖指百步外柳命之射紐翁錦發五矢中三上下相錯 太祖發五矢皆中所集僅五寸許鑿落塊木而五矢始出

城樹梯升仇族遁覺爾察諸城族人忌 太祖英武謀加害夜至城欲登 太祖覺之被甲持弓矢以待賊已樹梯攀上見 太祖至皆遁去

刃先鞭及敵師僵乙酉年征界藩有納申者突入我陣 太祖單騎還擊納中刃已先及斷

太祖所執鞭 太
祖揮刀斷其臂敵衆乃郤
致茲

首出良非易
臣彭元瑞

御製讀此心驚忍不覽
我太祖創業之始每躬冒鋒刃予敬讀實錄動心永念不徒自勵並欲以祖
宗艱難垂訓萬世子孫詳見方畧序中

哈達背盟城遂克
哈達葉赫烏拉輝發四國皆與我滿洲接壤歲癸巳哈達貝勒蒙格布祿糾三國之師來侵 太祖縱擊大敗之蒙格布祿窮蹙乞盟後與葉赫搆兵乞援 太祖命費英東噶蓋率兵駐其地蒙格布祿復惑葉赫之誘 太祖統兵征之克其城生擒蒙格布祿以歸

納林修怨部隨亡
葉赫貝勒納林布祿恃其強求我額勒敏扎庫穆二地 太祖怒責之

葉赫乃合四國兵來犯我兵迎擊納林布祿奔潰悔罪乞盟復背約與明通好　太祖親統兵往征盡克其所屬屯寨明出兵助之　太祖既破明兵進克其城葉赫遂滅

烏拉平聲決戰收全域

烏拉初黨葉赫　太祖陣獲其貝勒之弟布占泰因其悔罪求和釋之既而烏拉背盟癸丑年正月　太祖復親征諸貝勒大臣皆忿怒踴躍　太祖遂決策薄戰乘勢奪門登城布占泰僅以身免我軍盡收撫其所屬城邑乃班師

輝發占星闢廣疆

輝發貝勒拜音達哩以族人多叛附葉赫拜音達哩懼遣質乞援既而負約　太祖率兵克其城誅拜音達哩盡降其衆先是丁未年彗出西方旋復見東方指輝發國八夜方滅至是始驗

四部初平征載葛諸侯無

敵

帝尊黃哲陳棟鄂繫其頸 哲陳棟鄂二部本為我滿洲
國部落後爭為雄長
太祖親征哲陳寨擒其主阿爾泰斬之其棟鄂
部長之子額勒吉為賊所殺疑寧古塔諸貝勒
誑之遂引兵侵掠寧古塔所屬東南二路
太祖因率兵五百攻克其城 臣福長安

窩集完顏斧厥吭 東海窩集部向附烏拉
太祖招之降勿從乃
命額亦都率兵擊取之收萬餘人戊子年
太祖親征完顏部夜至東星阿地天隕大
星如斗衆馬皆驚 太祖知為克
敵之衆遂進攻其城克之斬城主而還 蠙篚入

時江帖浪時環境諸國漸次削平境内所産東
珠貂參諸珍物足備服用明亦遣使

通好互易國勢日盛 太祖乃遣兵招撫長白山之鴨綠江路遂盡收其衆

冰橋渡處海收滄

天命元年七月 太祖遣大臣費揚古等征東海薩哈連部駐兵黑龍江南岸江水常以九月始氷玆獨距我營二里許結氷如橋遂引兵渡取其十一寨兵還前氷已解而西偏復結氷一道以渡我師

關逢之歲初函表

科爾沁貝勒明安喀爾喀貝勒老薩於甲午歲各遣使來通好自是蒙古諸部長通使不絕 臣王杰

蒙古諸藩久括囊

蒙古諸部落至今尺地一民皆入版圖當 太祖開基之初科爾沁喀爾喀二部始來通好嗣後扎嚕特烏嚕特巴林敖漢柰曼阿拉克綽特多羅特喀喇沁土默特阿嚕伊蘇特喀喇齊哩克諸部誅叛撫順以次歸降蓋久在我 朝撫御之

中兵察哈爾何驕蠢蠢察哈爾遣使致書詞意驕慢自稱為四十萬蒙古之主並求明廣寧為收賦之地太祖報書責之而斬其使林丹汗竟走倀蒙古諸部落漸次歸順惟察哈爾林丹汗尚觀望侵擾諸蒙古太宗天聰八年集諸蒙古部長會兵討之太宗駐營歸化城察哈爾遁去乃命貝勒多爾袞等為帥往收林丹汗之子其子額哲率衆迎降全部收服島舟難恃

書聲罪

朝鮮自天聰九年既降之後貢使不絕後復貳於明使臣至禮節又倨太宗乃致書聲罪諭以爾國所恃惟島與舟若不修德義是自取覆亡并以興師討罪日期明示使臣及商人等遣之妻子先俘服赦狂崇德元年冬太宗臣舒常

以朝鮮敗盟逆命統大軍征之李倧逋往南漢山城瑪福塔等追圍之其妻子逋江華島多爾袞攻克之俘其妃一王子二及羣臣家口甚衆李倧詣軍前降上明國所給勑印 太宗乃赦李倧及妻子歸國而留其長子溰次子淏為質乃班師

頌勒三田麇踵頂

朝鮮國王李倧感歸其妻子復其國土樹碑三田渡頌 太宗威德傳示萬世

凱迎廿里載壺漿

征朝鮮凱旋經其境内涑州諸處各官咸率軍民跪送道旁獻牛隻米糧以供軍食 太宗嘉納之還至盛京諸王大臣迎至二十里外 太宗以朝鮮所獻分給士卒

恩紓日本更新德

朝鮮於明萬歷時被倭難明遣兵救之明四路出兵來犯朝鮮都元帥姜功烈亦率兵助之兵敗來

降
太祖作書諭之諒其報恩而來不加深譴及
太宗征破其國赦罪復封朝鮮於是感
恩戴
德永為不侵不叛之臣矣 臣金簡
御製釁起尼堪亟舊防 初圖倫城有尼堪外蘭陰搆明兵為我不共戴天之讐 太祖起兵攻圖倫城尼堪外蘭遁去欲奔明明不能納我兵追至鄂勒琿城遂斬之 恨告七條師出正 天命三年正月月中有黃氣貫長約三丈天 太祖諭諸貝勒大臣曰意如此令歲必征明矣乃率步騎二萬啟行鳴鼓奏樂謁 堂子書七大恨告 天並申嚴軍律示衆以不得已舉兵征明之故 兵分四路敵稱強 我征明兵既克清河口明帝欲逞志於我令遼東經畧楊鎬集兵瀋陽分四路來攻左翼中路以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

廣寧道張銓督兵六萬由渾河口出撫順關右翼中路以總兵李如柏副將賀世賢遼陽道閻鳴泰督兵六萬由清河出鴉鶻關左翼北路以總兵馬林副將麻岩開原道潘宗顏督兵四萬由開原合葉赫兵出三岔口右翼南路以總兵劉綎海蓋道康應乾督兵四萬合朝鮮兵出寬甸口期並趨我都城號稱兵四十七萬

少能勝衆薩爾滸

明杜松等已出撫順口南路偵卒又以劉綎兵出棟鄂路來告 太祖諭貝勒等曰我南路駐防之兵有五百可以拒敵明使我先知南路有兵者誘我也其由撫順來者必重兵破此則他路兵不足憂乃 親統大兵出城大貝勒代善與 四貝勒及大臣額亦都等督兵先赴界藩列陣以待明杜松結營薩爾滸山而自引兵約二萬人圍我築城兵役於吉林崖我兵役衡下擊之斬百人諸貝勒以吉林崖兵役僅四百人議

增千人往助俾馳下衝擊而以右翼四旗兵夾攻之其薩爾滸山明兵則以左翼四旗兵當之

太祖是其言令分左翼四旗之二與右翼合先攻薩爾滸山破其營壘而所遺助吉林崖之兵自山馳下右翼二旗兵渡河直前夾擊橫縱馳突無不以一當百遂大破其衆明杜松王宣趙夢麟皆沒於陣士卒死者蔽渾河而下如流澌又擊破明左翼北路馬林兵於尚間崖斐芬山馬林僅以身免

下必乘高達哩岡 明劉綎率精銳二萬出寬甸先遣萬人前探將趙登阿布達哩岡 四貝勒引右翼兵先據其上引精騎三十人趨出衆軍前自山馳下奮擊後軍隨之大貝勒又率左翼兵自山之西夾攻明兵大潰劉綎戰死朝鮮都元帥姜功烈執送明兵之匿其營者諸我軍降明經畧楊鎬聞三路兵敗急檄李如柏回兵自呼蘭路遁歸是役也明

以二十萬衆號四十萬并力來戰我　太
祖威武奮揚以少擊衆無不摧破所謂得
天者全昌固有
默相而助順者已

撫順既收後旅順

先是天命
三年
太祖決意征明大軍分隊趨撫順邊明遊擊
李永芳出降遂毀其城至天命十年明兵萬人
航海至旅順口葺城駐守　太祖命三貝
勒莽古爾泰攻之盡殲明兵並毀其城而還

瀋陽遂克繼遼陽

明總兵賀世賢尤世功等以
兵七萬守瀋陽城　太
祖定議征之水陸並進營於城東明兵於城外
深掘壕塹以拒我軍繞城掩擊明兵七萬皆潰
陣斬賀世賢尤世功等拔瀋陽城遂乘勝進攻
遼陽明兵決河環城守禦甚嚴我兵至遼陽城
東南渡河明總兵李懷信等出城結陣
太祖命左右翼夾攻明兵大潰入城我兵奪其

濠上之橋樹梯登城城內明兵列炬拒戰我兵畢登明經畧袁應泰在城樓督戰見城破自焚道將戰歿甚衆生擒其御史張銓官民皆薙髮歸順遼陽既下屬城大小七十餘俱降

清河河潰魚遊釜天命三年太祖統師圍明清河城我軍奮勇梯城拔之

臣紀昀

鐵嶺嶺摧城復隍明鐵嶺衛城在開原城南六十里我軍既破開原斬馬林進圍鐵嶺毀陴突入樓陴斬其遊擊喻成名等盡殲其衆

御

開原緣堞蟻大兵破開原時攻城之兵雲梯未布皆超越而入太祖登其城南樓駐兵三日乃還

鄂塡懿路失林麏懿路城在瀋陽城西北先是太祖統師征明由此路進其居民盡棄城走時明瀋陽總兵賀世賢等方引兵出瀋陽城二十里偵

卒以告　太祖令擁居民奔回俾塞其門
而　自引兵迎擊賀世賢等見我兵至乃
退　廣寧民迓熊王竄　天命七年大兵征明渡遼
河明廣寧城總兵劉渠等
乘我軍未成列急戰我兵飛馳突入斬殺無算
劉渠等全軍盡沒廣寧巡撫王化貞棄城入山
海關大軍離城三里許城中紳民焚香鼓樂迎
謁入城駐軍十日進逼山海關明經畧熊廷弼
與王化貞等盡焚沿途
村堡而遁　臣謝墉　奉集兵殲朱李忙　瀋陽城東
南奉集堡為明總兵李秉誠駐兵處天命六年
太祖統兵分八路進征秉誠出城拒敵
我左翼四旗兩路馳擊即敗遁入城時明副三
將朱萬良駐兵黃山見我兵勢盛亦拔營遁
婦人登轅殲嶭　明兵夜襲我耀州城南之官屯
塞將踰墻有青嘉弩納岱邁圖

三人之妻倚車轅於墻為梯登
之持利刃奮擊明兵驚墜而逸二州將捷礮礌
硍海州屬張屯寨漢人謀叛潛約明兵三百來
侵寨兵與戰敵敗走海州守將齊薩武爾坤
聞礮聲追之
斬百七十人覺華島覺舟焚糗大兵圍明寧遠
城袁崇煥與滿
桂固守不即下時明山海關以外兵所需糧草
俱由舟運積海中覺華島　太祖命武訥
格準兵往焚其船二千餘
及糧千餘堆　臣金士松歸化城歸路毀墻天
聰
六年察哈爾林丹汗侵掠阿嚕部　太宗
會諸蒙古兵討之駐軍歸化城　命貝勒
濟爾哈朗等率右翼兵征歸化黃河一帶遂移
師征明從邊墻隘口入俘獲甚衆明宣府巡撫
總兵納貢求　和
因與盟而還毛帥蟲沙種巳淨先是明總兵
毛文龍據皮

島欲以牽制　我兵　明君臣信之陞為大都督欲
與我國通好　太宗遣官科廓率從者四
人往文龍執送燕京寧遠巡撫袁崇煥以文龍
私通我國殺之其族衆尚踞鐵山　太宗
命諸將搜勦　諸
海島盡殲焉

凌河風雨氣彌張

天聰五年九月　太
宗親破明兵於大凌河時有黑雲起風從西來
敵乘風縱火將逼我軍天忽雨反風焚敵兵遂
大捷十月　大
凌河城降

錦松匝月連牽組

崇德七年二月
肅親王豪格等
奏克松山城生擒明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
總兵王廷臣曹變蛟祖大樂以下三月克錦州
明總兵祖大壽
降　臣董誥

御製塔杏經旬再耀銘

崇德七年四月辛亥鄭親王濟
爾哈朗等克塔山城甲子攻杏

山城敞毀城垣衆官開門降相距纔十三日

兩次入關張撻伐天聰九年太宗命貝勒多爾袞等自大同宣府進兵征明入平魯衛邊崇德三年復命睿親王多爾袞貝勒岳託統左右翼軍征明右翼從明密雲縣東北牆子嶺進左翼從青山關進分路入關

六師扈蹕總鷹揚憑凌水陸躪齊晉左翼睿親王入自青山關至涿州分兵八道一沿運河一沿山其中六道行山水間長驅並進蹂躪明燕京迤西千里內六府俱徧復至臨清州渡運河破山東濟南府還自天津衛右翼貝勒杜度從燕京分兵至山西界復趨山東濟南共攻克府城九

超越燕雲劘岱梁崇德七年貝勒阿巴泰率師征明由黃崖口入破薊州兵

越燕京趨河間至兗州分兵南至海州凡克府三州十八縣六十七克在謀焉憑

廟算直爲壯也頼

穹蒼索田世業奸難奪明總兵張承廕每侵我疆土立碑爲界還索我柴河三岔撫安三路之田 太祖諭以世守難棄恃智力侵奪必有天譴當以公正存心 臣達 椿

竊礦盟言守未妨明 沿邊民每歲越境竊我蓡礦 太祖命扈爾漢執殺五十餘人明巡撫李維翰來詢 太祖曰昔誓詞云若越邊之人見而不殺殃及不殺之人何不顧前盟而強爲詞耶地利征行邇且近定都瀋陽時 太祖以其地西征明由都爾弼渡遼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鮮可由清河路進

皆得地利故不煩建策民心收拾厚為償 太
演成遂定萬年都會
祖每築城計夫役給牛及食鹽 諭羣臣
版築甚勞毋吝惜財物蓋是時役非土著厚給
使還所以敷澤阜民
俾之心歸樂土也

褒功酬襲衣卮酒 克取遼東時大宴羣臣 諭曰
明帝不知足侵奪我國故喪師失土
朕仰承 天眷得至斯者亦賴爾諸臣之
力賜衣一襲酒一卮豈足酬功哉 臣阿肅

戒怯徵揮扇納涼 太祖於出師征明時
諭諸將勤恤軍士引宋將揮扇納涼
事為
誡

理諭尊人而卑己 太宗與袁崇煥
書定講和書式謂捩以
義酌以理深斥
明人輕慢之罪

敵嗌君闇復臣煬 明天啟朝最
為庸闇

太祖諭諸貝勒曰觀古今載籍國雖大而氣
數將終則君臣庸闇紀綱倒置以至滅亡今明
災異疊見其君臣不務修省終必致
天之罰矣覘國幾先所以為 聖哲也縱

擒大壽輸心貳 祖大壽於大凌河破時來降
太祖遺歸錦州大壽中變
復困守有年錦州既下大
壽乃終降 臣胡高望

恩禮張春勵節香 太宗破大凌河生擒明監軍
道張春見 上不屈 賜
以珍饌班師 賜宴 命坐諸降將
上 聖人舉動所以勵臣節而立人倫也

蕭伯芝欺幾早燭 明遣備禦蕭伯芝來偽稱大
臣乘八人與語多不遜
太祖曰虛言恐喝何以
禮為不視其書遣之還

袁崇煥間策尤良

太宗圍明北京明寧遠巡撫袁崇煥入援

上授密計於高鴻中等令守所獲明楊太監故作耳語云今日撤兵乃

上計頃單騎向敵有二人來見意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楊太監佯臥竊聽縱之還告明崇禎帝疑崇煥殺之

雖貛匿穴獵終捕

太宗圍錦州明總兵趙率教閉門不出立城上言曰勝敗豈有常聽天而已

太宗斥之曰爾敢援天出大言乎我惟

上天所命是以瀋陽遼東撫寧俱屬於我爾果勇猛何不出戰乃如野貛匿穴狂嗥自得不知獵人鍬钁一加如探囊中物耳　臣吉夢熊

御製

如樹披枝根自傷

漢軍大臣佟圖賚等請因天時順人事直取明北京

太宗諭曰取北京如伐大樹先從旁斫削則大樹自仆今明精兵已盡我兵力日強因圍縱畧嗣後北京

可得兵至都京戢勿取天聰三年太宗以明國屢背盟誓親統大
兵征明入洪山口克遵化城遂由薊州進征燕京
太宗駐營城北土城關之東率諸貝勒環閱
燕京城移駐南海子進軍距關廂二里諸貝勒屢
請攻城太宗諭曰朕仰承天眷攻城必
克但所慮者儻失我一二良將和傳內省使猶將
即得百城亦不足喜遂止弗攻
我軍分克明良鄉固安房山等處復擊敗明兵於
永定門南命已克什達海賚巳禮齋書與明
議和大軍遂向永盛京城門凡
平由山海關班師由來攘外先安內八東曰內治
西曰外攘即一命名而治
天下之理悉蘊於是矣
咸仰

功昭與

德彰盛京左闕門曰文德右闕門曰武功

親制

國書音合字滿洲初無字太祖命巴克什額爾德尼噶蓋以蒙古字合我國語音增圈點成文裁定國書頒布

定分旗色正兼鑲先是我國出兵校獵各隨族黨屯寨而行每人各出一矢十夫領以一長稱為牛彔辛丑年以徠服人衆編三百人為一牛彔其長稱牛彔額真乙卯年設甲喇額真轄五牛彔又設固山額真轄五甲喇左右設兩梅勒額真初設黃白紅藍四旗後參用其色鑲之共為八旗

宮儀澄叙烏

龍紀天命十一年設八旗大臣天聰三年定文館職司五年設六部六年定城守官三年考察之例八年定八旗職官名十年更定內三院崇德元年定內院官制設都察院二年設八旗議政大臣三年設理藩院定部院制八年設禮部蒙古理事官　臣葉觀國軍令申嚴貔虎行太祖乙卯年定八旗軍制太宗天聰三年三月定軍令於外藩八月定行軍賞罰例五年定出征軍制崇德八年定軍律門木納言詔設姒天命五年六月設納言之木於門外天聰五年令貝勒大臣盡言直諫樓竿慎獄網開湯天命二年令詳慎訟獄天聰九年禁徇私枉斷崇德五年肆赦興賢勸學文成化太祖乙卯年令羣臣舉賢才五年令貝勒大臣子弟就學三

年授舉人生員官階優免丁役臣王懿修肅

廟班朝禮大坊天聰六年行新定朝儀崇德元年行太廟薦新禮三年諭禮部

申明禁令八年定內外相見禮孚惠

前規賙䘏粟天聰元年發帑賑饑二年發帑資民嫁娶崇德二年諭貸粟資民六年以歲

歉行備荒事例諭劭農

家法重耕桑太祖甲寅年令國人屯田曠土太宗天聰九年禁濫役妨農崇德元

年禁屯積米穀令及時耕種二年令各屯堡及時卲農

勗勤虞亮戒叢脞天命八年勗羣臣勤職十一年勗諸貝勒毋習逸樂崇德

二年

諭諸王貝勒勤修政事　臣茅元銘

諭諸大臣勤修國政七年

敎儉繇居臻阜康

太祖嘗出獵雪初霽恐草上浮雪沾濡襭衣而行侍衛等私語曰上何所不有而惜一衣耶太祖聞之笑曰吾豈無衣而惜之吾常以衣賜汝等與其被雪沾濡何如鮮潔為愈躬行節儉汝等正當效法耳

同我太平效犬

馬際伊季世沸蜩螗取殘張伐師迎旆

順治元年四月命睿親王統大軍定中原值流賊李自成破明北京吳三桂致書乞師除暴王遂整旅入關　臣

鄭際唐

御製

後舞前歌曲振棡

睿親王擊敗賊將唐通於一片石入山海關李自成率馬步二

十餘萬列陣以待是日大風迅作沙塵蔽天王令軍士呼譟者三風遂止奮擊大敗賊衆追殺至四十里自成遁走王直趨燕京以捷書馳奏謹備鑾輿迎

聖主肅清宮禁賴賢王李自成既西竄睿親王至燕京故明文武官出迎五里外王進朝陽門老幼焚香跪迎衆以明鹵簿御輦陳皇城外啓王乘輦王固辭乃以王儀仗前列乘輦入武英殿故明衆官皆拜賀王定議都燕即具疏恭迎世祖駕至燕京定鼎得天下正古無匹自古得天下者如唐宋皆前朝大臣躬行篡奪漢明雖以兵取而漢為亭長明亦元民皆干犯名分未有如我朝與明鄰國興師本以復仇入關且為破賊明已失之天下我朝得之賊手光明正大亘古無倫

作

世德求慶未央

三聖重光兼守創

一人繼序更恢皇

仰瞻

寶籙虔晨夙皇上每日夙興恭讀列聖寶籙周而復始者數十年 臣嚴福

肆謁

珠邱惕露霜皇上於癸亥甲戌戊戌癸卯年四次恭詣盛京展謁

國俗

訓鐫文噩噩崇德元年太宗御翔鳳樓集諸王貝勒大臣等命內弘文院大臣讀

金世宗本紀諭以金世宗奮圖法祖勤求治理衣冠言語悉遵舊制時時練習騎射垂訓至切後世漸至懈廢忘其騎射以致傾危又諄諄以改滿洲衣冠效漢人服飾忘舊制廢騎射為戒垂示萬世子孫至為明切乾隆十七年皇上恭讀實錄敬述訓諭立臥碑於箭亭俾子孫臣庶皆遵聽毋忘以綿億載丕緒

戰圖

詠繪陣堂堂乾清宮敬貯太宗實錄戰圖入冊乃盛京時舊本皇上以尊藏之帙子孫不能盡見因於辛丑春命依式重摹二本以一本貯上書房一本恭送盛京

敬藏並製敬題詩什　御伐碑其地

勳桓烈御製太祖己未年薩爾滸之戰書事一篇癸卯歲命鐫立清漢字碑於其地以誌鴻勳　臣戴心亨

作賦于京義炳烺御製盛京賦萬言述祖功博皇道為萬古第一大文

樂府標新諧律呂御製新樂府五十章敷陳顯承之義

詩編排韻首宮商御製全韻詩以上下平聲三十部首詠我朝祖宗盛德大業

振車旦鉞仍封號乾隆戊戌特旨以定鼎初睿親王之功最大身後受謗為之昭雪復其王爵仍世襲罔替又開國功王中如禮鄭豫肅諸親王及克

勤郡王後經改封者皆仍還原封之號以彰勲伐且令其後人覩名思義念祖抒忠臣程昌期武穆文昭表賛襄乾隆二十九年上特諭開國時有軍功之王公等裒舉事蹟纂為宗室王公勛績表傳

錄本

内廷鋪景鑠編纂方畧皆本於開國實錄蓋崇德元年所輯文直事核足資垂信開國實錄係以滿洲蒙古漢字三體恭繕舊藏盛京翔鳳樓後貯内庫皇上命於頤和殿之後建敬典閣移奉太祖以下歷朝實錄永世尊藏兹方畧成錄一分亦貯此閣書叅勝國証精詳明臣紀載我朝事蹟如黄道

周博物典彙之類命館臣擇其書中有可
採可闕者節取辨證附識方畧各卷之
末以徵
恭吟臣庶起而舞臣泰
信實承業
御製聰聽子孫慎勿簧仁
聖祖仁勤民務憲
皇考憲飭官常古稀所懼半百里猶日孜孜敬不遑

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誠謀英勇公臣阿桂等謹

奏臣等奉

敕恭輯

皇清開國方略告成恭呈

御覽臣等謹奉

表上

進者洪惟我

國家純祜懋膺丕基永建娩祺壇而啟

聖朱果徵祥儼部室以凝休白山肇迹雲雷締搆揚九寓
之洪暉日月光華綿萬春之懿貺惟
列祖之貽謀實裕斯
一人之繼序爾殷我
皇上
世德作求
前光允迪
橋陵展孝

辰斿屢諳

留都姬籙垂型

乙夜頻稽

寳訓冠皇王而作頌規模誌全韻之吟

飭史館以分編方略重成書之紀竊惟古者宅中受

命運有乘除更姓造邦事兼守創雖克綏厥猷惟

后而率土之濵皆臣史臣多上善于君先聖每懷

慙于後三代以下已難如武之與湯一統之歸莫

正于元之代宋剗我

朝躔分東土極拱北辰本非裂地以封久已承

天之眷溯成邑成都之漸再遷越千五百里而遥稽卜年

卜世之期養晦至六十二年而後

太祖高皇帝奮揚勇智肇造艱難七傳之緒初承

二祖之讐未雪赫怒整圖倫之旅甲祇十三裹創揮棟鄂

之戈丁惟五百罪人斯得八表踵而向風戎醜攸

行六師過而如雨直能勝曲少可禦多五日之間

先後殄四十萬衆三河既下大小收七十餘城盖
自九姓翦除以還洎乎
兩京營建之始大武之烈遠矣同文之治基焉
太宗文皇帝式廓隆規闡揚
聖緒展神旌于北部地靈呈玉璽之祥馳義旆于南荒天
險鞏冰橋之固兵非得已受降則令肅秋毫盟不
可渝聲罪則威宣夏服追至松杏之屏藩盡撤幽
燕之唇齒全寒邊臣負固而未能使者乞和而已

晩乃復宣昭
義問備申講信之本懐愷惻
仁言冀遂好生之初念是惟堂堂正正式揚
王者之師故能繼繼承承克肖
聖人之徳曁我
世祖章皇帝冲齡踐阼
峻命培基治定功成禮明樂備信乎得位得名之理共履
載以無私可久可大之模與河山而並壽者已臣

等忝司載紀恭預編摩仰

佑啟于

前寧欽紹聞于

幾暇

特筆紀勝朝之殘號附書墜緒于一年

殊恩揚前代之遺忠分定易名于四字凡此共見共聞

之

聖度皆本善繼善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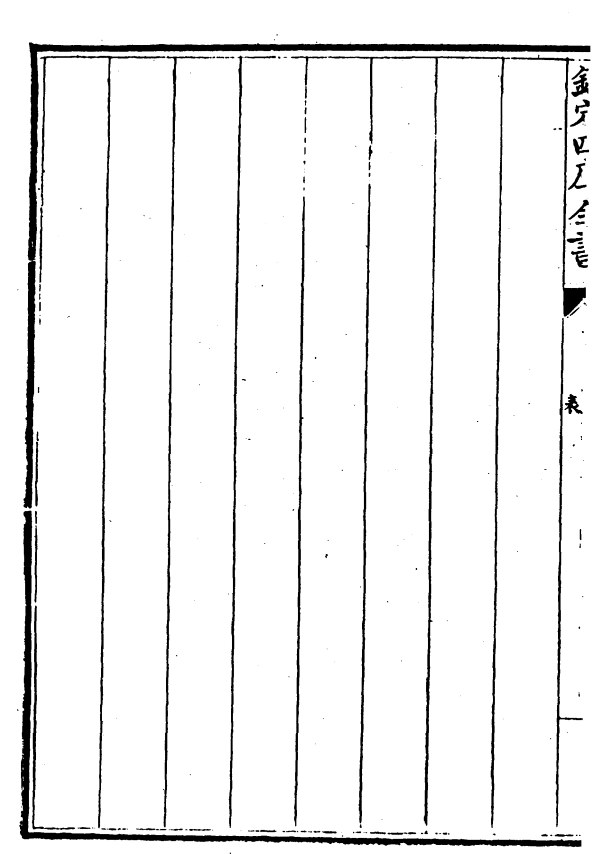
孝思況夫義炳烺函勲垂寶笈閟蒐稡兼彼明臣早慴
威稜旁引管窺在外服尤銘
恩澤有典有則謹依
三朝實録之遺是訓是行允冠四庫全書之首三十二册
成編咸備
軒紀常新五十一年大衍重開
羲圖無量伏覩堯咨舜儆覲
家法于羹牆文顯武承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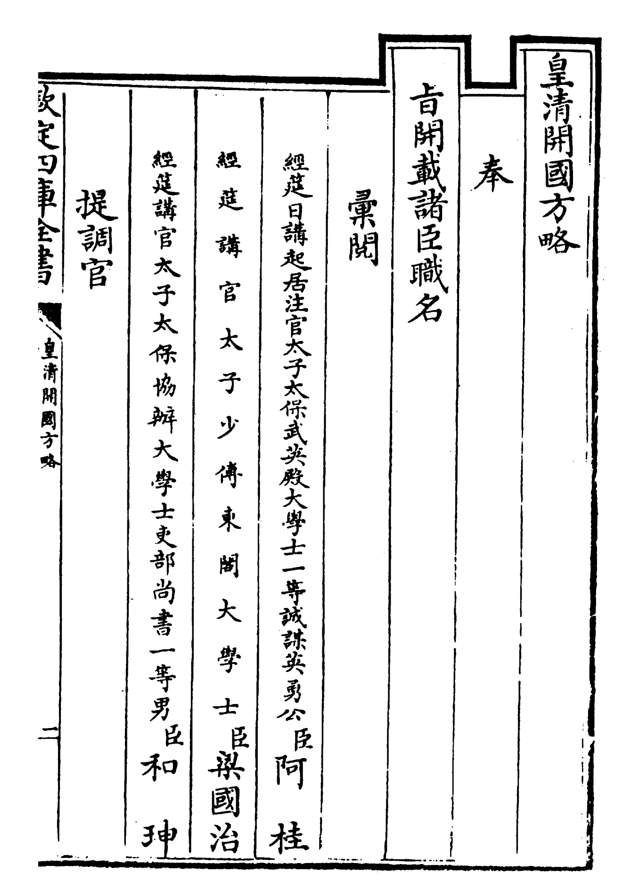
心傳于豐鎬慎厥修而思永括典謨訓誥以無遺久于道

而化成俾子孫臣民之攸賴謹奉

表以

聞





皇清開國方略

奉

旨開載諸臣職名

彙閱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臣阿桂

經筵講官太子少傅東閣大學士臣梁國治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一等男臣和珅

提調官

內閣侍讀學士臣善寶

戶科給事中世襲騎都尉又一雲騎尉臣覺羅麟喜

翰林院編修臣俞大猷

翰林院檢討臣孫玉庭

滿纂修官

翰林院侍講臣伯麟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諾穆福

內閣侍讀臣姜斌

內閣侍讀臣福森布

漢纂修官

原任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彭紹觀

翰林院編修革職留任臣秦潮

前任翰林院編修今任知縣臣王增

分纂官

右春坊右庶子臣茅元銘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范衷

翰林院編修臣李鎔

原任翰林院檢討候補司業臣王太岳

收掌官

內閣中書臣德明阿

內閣中書臣八十三

翰林院筆帖式臣佟繼善

前任內閣中書今任同知臣景昌

校對官

候補筆帖式臣德文

候補筆帖式臣覺羅萬慶

候補庫使臣善禄

官學生臣德克精額

官學生臣雯棟

繙譯官

内閣中書臣愛星阿

内閣中書臣保明

内閣中書臣塔清阿

理藩院筆帖式臣臨保

候補筆帖式臣杜澤均

候補筆帖式臣查清阿

監生臣福順

官學生臣恩特赫莫

謄録官

候補筆帖式臣覺羅萬全

候補筆帖式臣舒齊善

舉人候選知縣臣管應祥

監生候選大使臣董玉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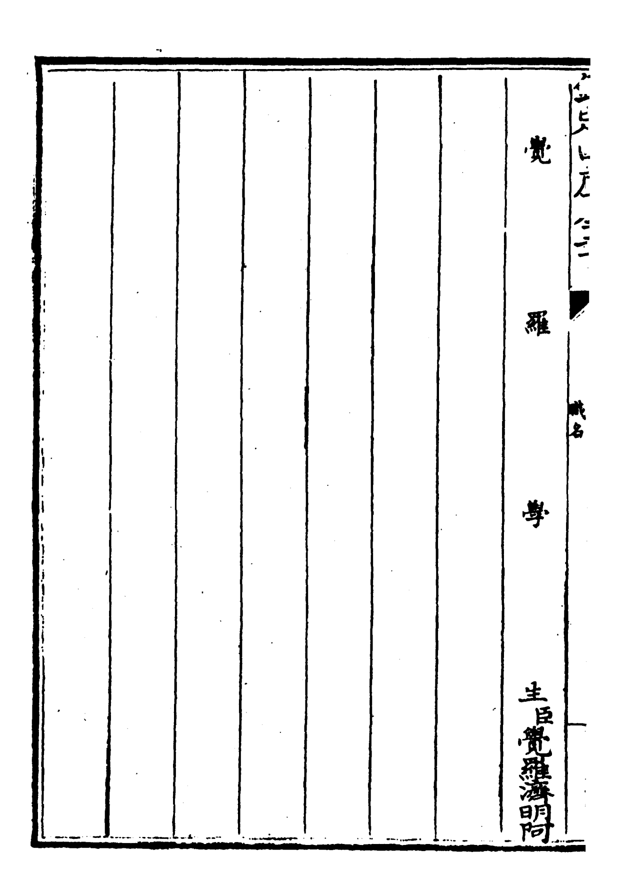
監生候選庫大使臣佘純

咸安宮教習臣多麟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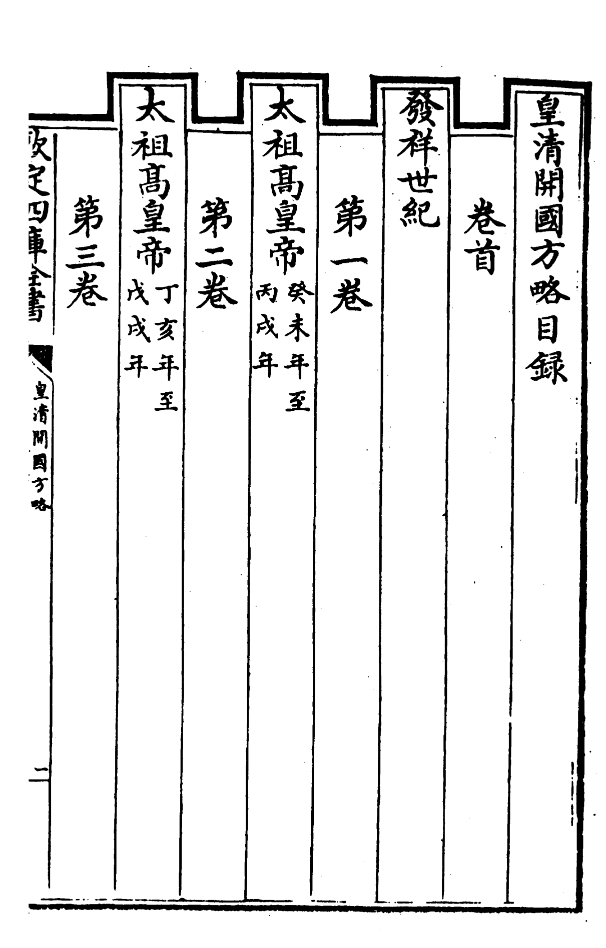
舉人臣西拉布

監生臣德克精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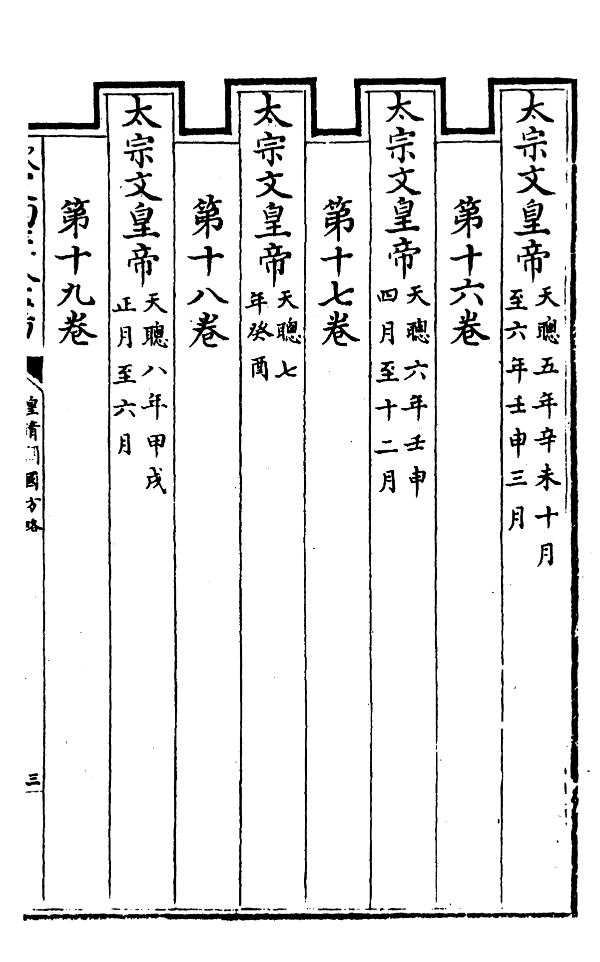
覺羅學生臣覺羅定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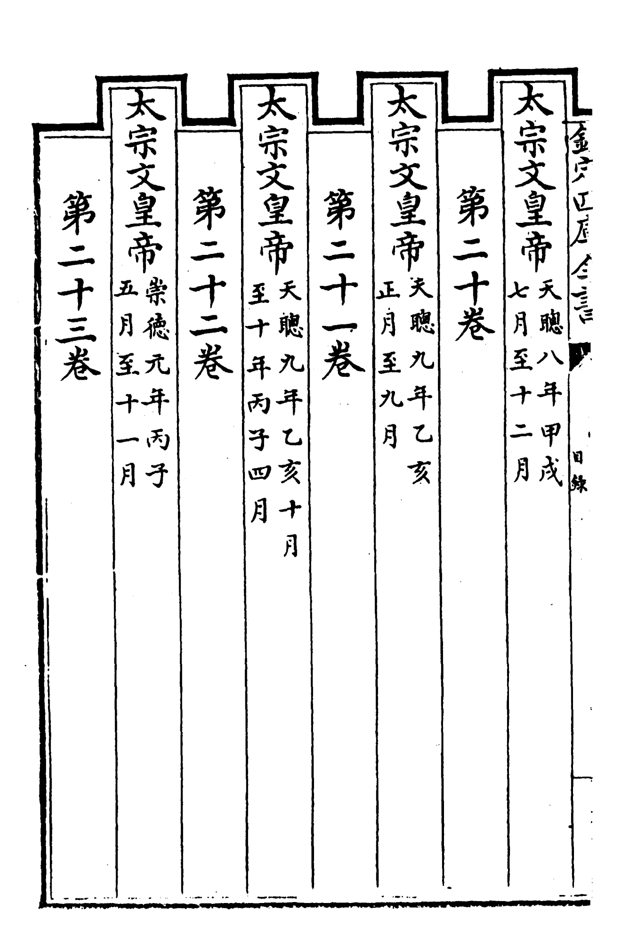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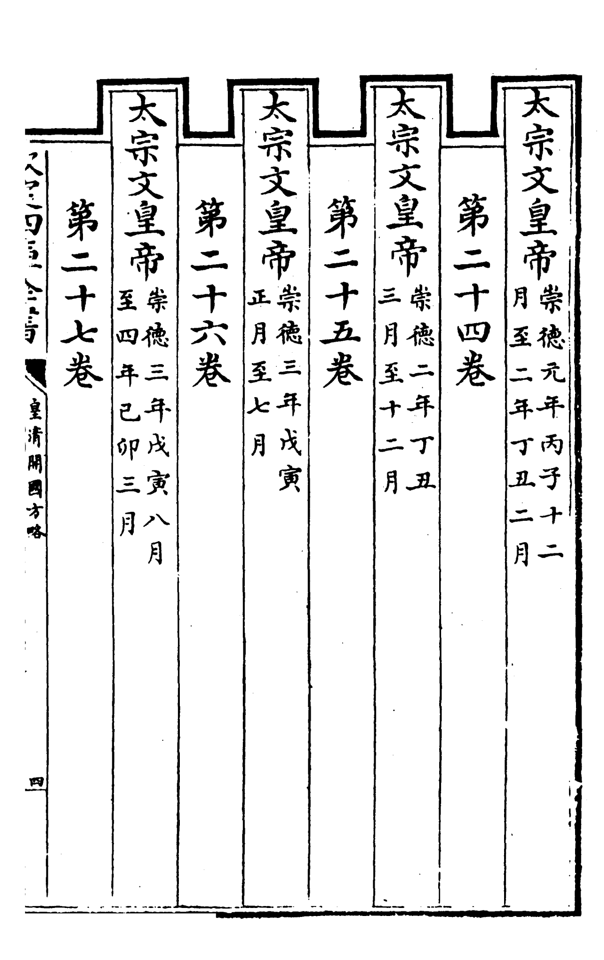
覺羅學　生臣覺羅濟明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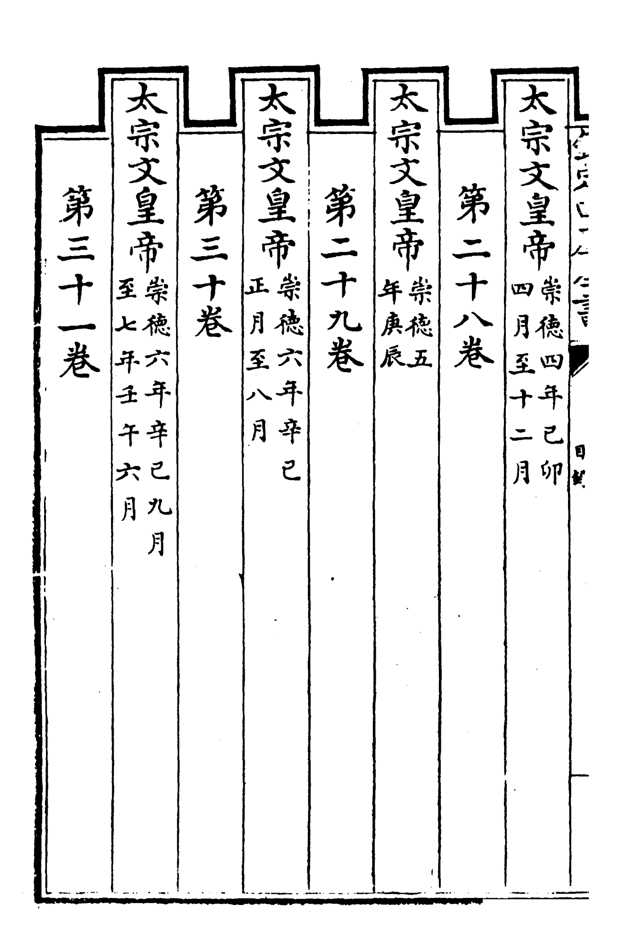


皇清開國方略目録









太宗文皇帝崇德七年壬午七月至八年癸未八月

第三十二卷

世祖章皇帝敕即位未改元崇德八年癸未八月至順治元年甲申十月

臣等謹案

開國方畧三十二卷乾隆三十八年奉

敕撰洪惟我

大清開基東土肇建

國家

世德綿延篤承
眷顧白山天作朱果靈彰比諸十有五王聿開周
祚者誠遐哉源遠而流長矣迨我
太祖高皇帝以軒轅之敦敏當榆罔之衰微丕建
鴻圖受
天大命
帝出乎震萬物知春所以提挈天樞經綸草昧亨
屯而濟險保大而定功者

謨烈昭垂寔書契以來所未有洎我
太宗文皇帝纘承
前緒益擴版章日月高衢煥乎繼照成湯秉鉞十
一征罔弗奏功周武臨河八百國莫不來會
聲靈遐播制作更新
文德
武功繩
先啟

後麟麟炳炳亦史冊之所未聞然事閲
五朝時逾十紀舊臣之所誦說故老之所歌吟口
耳相傳或不能盡著於竹帛而
實録
寳訓尊藏金匱自史官載筆以外亦非外廷所得
而窺是編敬述
締造規模勅成
帝典冠以

發祥世紀一篇猶商頌之陳元鳥周雅之頌公劉雖緣追溯年月不可盡詳而事旣有徵理宜傳信所以明啟佑之自來也其餘並編年紀月列日提綱自

太祖高皇帝癸未年五月起兵討尼堪外蘭克圖倫城始至天命十一年秋七月

訓誡羣臣編為八卷自

太宗文皇帝御極始至順治元年

世祖章皇帝入關定鼎以前編為二十四卷蓋

神功

聖德史不勝書惟恭述

勲業之最顯著政事之最重大

謨猷之最宏遠者已累牘連篇積為三十二卷矣

唐虞之治具於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臣

等繕校之餘循環跪讀

創業之艱難

貽謨之遠大尚可一一仰窺也豈非萬世所宜聰聽者哉乾隆五十四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皇清開國方略卷首

發祥世紀

長白山高二百餘里綿亘千餘里雄觀峻極扶輿

靈氣所鍾山之上有潭曰闥門周八十里源深流

廣鴨緑混同愛滹三江之水出馬鴨緑江自山南

西流入遼東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流入北海愛

滹江東流入東海三江孕奇毓異産珠為世寶重

其山風勁氣寒奇木靈藥應候挺生山之東有布庫哩山其下有池曰布勒瑚里相傳有天女三長曰恩古倫次曰正古倫季曰佛庫倫浴于池有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告恩古倫正古倫曰吾身重不能飛昇奈何答曰吾等列仙籍無他虞也此

天授爾娠俟免身來未晚言已别去季女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以吞朱果有身之故因

天命之曰汝姓愛新覺羅名布庫哩雍順

天生汝以定亂國其往治之汝順流而往即其地也與小舠乘之母遂凌空去舠順流至河步乃登岸折柳及蒿為坐具端坐其上是時其地有三姓爭為雄長日搆兵相讐殺亂靡由定有取水河步者見而異之歸語人曰汝等勿爭吾取水河步見一男子察其貌非常人也

天必不虛生此人衆往觀皆以為異因詰所由來答曰我

天女所生天男

天生我以定汝等之亂者且告以姓名衆曰此

天生聖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為舁迎至家三姓者

議曰我等盍息爭推此人為國主于是妻以女奉

為貝勒其亂乃定遂居長白山北之俄朶理城

國號曰滿洲是為開基之始越數世以後不善撫其

衆國人叛戕害宗族有幼子遁于荒野國人追之

會有神鵲止其首追者遙望鵲棲處疑為枯木中

道而返乃得免隱其身以終自此後世俱德鵲誡勿加害云數傳至

肇祖原皇帝生有智略慨然以恢復為志計誘先世讐人之後四十餘人至蘇克素護河之呼蘭哈達誅其半以雪祖讐執其半以搜舊業既得遂釋之于是

肇祖居赫圖阿拉地在蘇克素護河嘉哈河之間後稱興京距俄朶理城西一千五百餘里

肇祖生子二長即

興祖直皇帝之祖生子三第三子即
興祖之父
興祖生子六長德世庫次瑠闡次索長阿次即
景祖翼皇帝次寶朗阿次寶實
景祖承先業居赫圖阿拉地德世庫居覺爾察地瑠闡居
阿哈和洛地索長阿居和洛噶善地寶朗阿居尼
瑪蘭地寶實居章嘉地分築五城距赫圖阿拉城
近者五里遠者二十里環衛而居並稱寧古塔貝

勒

景祖生子五長禮敦後號巴圖魯追封武功郡王次額爾袞後追封郡王諡慧哲次齋堪後追封郡王諡宣獻次即

顯祖宣皇帝次塔察後追封貝勒諡恪恭是時近地部落中有碩色納者生九子俱强悍又有嘉呼者生七子俱輕捷多力當身披重鎧連躍九牛二族恃其强侵陵諸路

景祖素多才智子禮敦又英勇率諸貝勒往征盡滅之收

服五嶺東蘇克素護河西二百里內諸部由此

國益强盛

顯祖嫡妃喜塔喇氏阿古都督女是為

宣皇后生子三長即

太祖高皇帝

宣皇后孕十三月乃生歲己未是為明嘉靖三十八年也

次舒爾哈齊後號達爾漢巴圖魯追封親王謚莊次雅爾哈齊後追封郡王謚通達

繼妃納喇氏生子一名巴雅喇後號卓哩克圖追封篤義

貝勒諡剛果庶妃生子一名穆爾哈齊後號青巴圖魯追封誠毅貝勒諡勇壯

太祖年十歲

宣皇后崩繼妃納喇氏撫育寡恩年十九俾分居予產獨薄後

顯祖知

太祖有才德復厚與之仍辭讓諸弟先是望氣者言滿洲將有聖人出戡定衆亂統一諸國而履帝位

太祖龍顏鳳目偉軀大耳天表玉立聲若洪鐘儀度威重
舉止非常英勇葢世騎射軼倫時國人咸稱為
聰睿貝勒

皇清開國方略卷首

皇清開國方畧卷一

太祖高皇帝癸未年至丙戌年

癸未年夏五月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

初蘇克素護河部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陰構明寧遠伯李成梁引兵攻古哷城主阿太章京及沙濟城主阿亥章京成梁授尼堪外蘭兵符率遼陽廣寧兵二路進成梁圍古哷城遼陽副將圍沙濟

城城中見兵至逃者半被圍者半遼陽副將遂克
沙濟城殺阿亥章京復與成梁合兵攻古呼城阿
太章京之妻乃
景祖長子禮敦之女
景祖聞古呼城兵警恐女孫被陷偕
顯祖往救既至古呼城見成梁兵方接戰令
顯祖俟于城外獨入城欲攜女孫歸阿太章京不從
顯祖俟良久亦入城探之成梁攻古呼城其城據山依險

阿太章京守禦甚堅數親出遶城衝殺成梁兵死者甚衆不能克因責尼堪外蘭起釁敗軍之罪欲縛之尼堪外蘭懼請身往招撫即至城大呼紿之曰大兵既來豈遂舍汝而去爾等危在旦夕主將有命凡士卒能殺阿太章京來降者即令為此城之主城中人信其言遂殺阿太章京以降成梁誘城中人出而屠之尼堪外蘭復搆明兵併害

景祖

顯祖我
太祖聞之大慟旋勃然震怒
詰明邊吏曰我
祖父何故被害汝等乃我不共戴天之讐矣明遣使謝曰非有意也誤耳乃歸
二祖喪與敕三十道馬三十匹復給都督敕書
太祖謂使臣曰害我

祖
父者尼堪外蘭所搆也必執以與我乃已明使臣曰前因
誤害故與敕書馬匹又給都督敕書事已畢今復
過求我當助尼堪外蘭築城于嘉班令為爾滿洲
國主矣于是國人信之皆懼尼堪外蘭寧古塔諸
貝勒子孫至
堂子立誓亦欲害
太祖以媚尼堪外蘭尼堪外蘭又迫

太祖往附

太祖曰爾吾父部下人也構明兵害我祖父恨不能手刃汝豈反從汝偷生人能百歲不死乎自是恨益深適蘇克素護河部薩爾滸城主諾密納之兄卦喇為尼堪外蘭所譖明撫順所守吏責治之諾密納與同部嘉穆瑚寨主噶哈善哈斯瑚沾河

寨主常書及弟揚書俱忿恚相議曰與其倚賴此等人何如投附
聰睿貝勒也議定遂來通款
太祖椎牛祭
天與之盟遣還
太祖日夜思復
祖
父之讐以

顯祖遺甲十三副謀伐尼堪外蘭歲癸未明萬歷十一年也

太祖年二十有五夏五月起兵征尼堪外蘭期諾密納以兵自薩爾滸城來會和洛噶善城索長阿之第四子龍敦私語諾密納之弟鼐喀達曰明助尼堪外蘭築城嘉班令為滿洲國主哈達國萬汗又助之爾何附

聰睿貝勒耶鼐喀達以告諾密納諾密納遂背盟不以兵

來會

太祖待諾密納不至仍自率兵往攻尼堪外蘭于圖倫城

尼堪外蘭豫知之棄軍民攜妻子適于嘉班

太祖攻克圖倫城而歸

秋八月誅薩爾滸城諾密納鼐喀達

尼堪外蘭既遁居嘉班越兩月

太祖復率兵征之諾密納鼐喀達先遣人往告尼堪外蘭

遂棄嘉班奔撫順所迤東河口臺我軍躡其後明

邊吏不容尼堪外蘭入邊以兵擊逐

太祖望見疑明兵助尼堪外蘭來戰遂收兵駐營是夜尼堪外蘭乘間遁其部下有一人來投曰不戰何也明兵乃擊逐尼堪外蘭不容入邊耳

太祖既旋師聞薩爾滸城曾通使嘉班

諭侍臣曰若非諾密納鼐喀達往告之尼堪外蘭早成擒矣會諾密納鼐喀達遣人來告曰渾河部之杭嘉及扎庫穆二路勿往侵棟嘉及巴爾達二城我讐也

可取其地畀我否則不容爾兵由我邊界行也
太祖聞其言怒噶哈善哈斯瑚與常書楊書亦忿甚曰不
先破薩爾滸城吾等皆附諾密納矣
太祖遂定計佯與諾密納約合兵往攻巴爾達城
諭令率兵先戰諾密納不從
太祖曰爾以兵仗與我我即先戰諾密納因以兵仗授我
軍
太祖既得兵仗遂執諾密納鼐喀達斬之其兵衆多逃散

有來歸者

太祖命悉還其妻孥仍居薩爾滸城其人尋復修築其城以叛

甲申年春正月克兆嘉城獲理岱

時諸國紛亂滿洲國之蘇克素護河部渾河部完顏部棟鄂部哲陳部長白山之訥殷部鴨緑江部東海之窩集部瓦爾喀部庫爾喀部呼倫國之烏拉部哈達部葉赫部輝發部爭為雄長各主其地

互相攻戰甚者兄弟自殘強陵弱衆暴寡爭奪無已癸未年六月覺爾察城阿哈和洛城和洛噶善城章嘉城諸族人忌
太祖英武誓于
堂子同謀加害夜將半潛至城欲登
太祖心動起被棉甲持刀攜弓矢登城望之已樹梯攀援而上見
太祖至皆急下遁去逾月章嘉城寶實之長子康嘉借兵

哈達萬汗以渾河部兆嘉城長理岱為嚮導刦我
瑚濟寨而去分所獲于中途
太祖部將安費揚古後賜號碩翁科羅巴圖魯為一等大臣率十二人追及之奮勇衝入殺四
十餘人盡獲所掠而還未幾賊乘夜陰晦至
上所居欲拔柵潛入有犬名瑭烏哈四顧驚吠
太祖持刀叱曰外至者誰也既至何不入爾不入我即出
矣爾能攖我鋒耶因以刀柄擊牕櫺復奮足撼牕

為由牕而出之狀既而仍由户出賊乃適有近侍帕海宿牕下被賊刺死至是

太祖率兵征兆嘉城途遇大雪至噶哈嶺路險峻難登諸叔暨諸兄弟勸勿進兵

太祖曰理岱我同姓兄弟乃自相戕害反為哈達鄉導豈可恕耶遂鑿山為磴軍士鱗次立以繩束馬曳之踰嶺至兆嘉城下龍敦（即前征圖倫城時私阻薩爾滸城會兵者）豫使人潛告理岱理岱聞之鳴角集兵登城以待衆復請

曰彼有備未易攻姑旋師

太祖曰吾固知其有備而來何遽還耶遂督衆圍城攻克之獲理岱宥其死而贍養之

夏六月攻克瑪爾墩寨

初

太祖以同母妹妻噶哈善哈斯瑚及攻克兆嘉城龍敦構族衆邀噶哈善哈斯瑚于路殺之

太祖欲集衆收其骸骨諸族昆弟皆與龍敦同謀無一人往

太祖率近侍數人行尼瑪蘭城竇朗阿之次子楞敦止之
曰諸族皆讐汝否則汝妹夫何以見殺宜勿往恐
有害汝者
太祖不聽披甲躍馬登城南橫岡引弓疾馳復回向城下
大呼曰有害我者速出聞者皆惴懼無敢出遂收其骸骨
以
上自御冠履衣服歛而葬之
太祖警悟軼倫臨機應變倉猝合度嘗夜寢聞戶外有聲

披衣起令匿諸子女佩刀持弓矢潛出户伏烟突

旁伺之時陰晦無所見少頃賊將逼烟突旁忽有

電光照見遂以刀背擊之仆

呼近侍洛翰縛之洛翰曰何必縛也宜殺之

太祖曰若殺此賊其主必顯與我為難倘加兵于我我衆

寡不敵乃佯

詢曰爾非盜牛來耶賊以盜牛應洛翰又曰誑言也實欲

害吾

主殺之便

太祖曰果盜牛也遂縱之去又一夕將就寢忽心動遂起束短甲外襲常服佯如厠值昏黑中莫能辨熟視院門旁籬落缺處隱然有人如探伺者乃控弦以待俄而賊逼

太祖射之賊卻身避中其衣驚遁追及之又射貫兩足踣地擊其首昏眩縛而撻之

詢其名為伊素諸弟及近侍曰殺之固宜何撻焉

太祖曰此非汝所知殺之適以啟釁若其主以兵攻我刦我儲蓄我糧匱則部下叛部下叛則我等孤立何以禦敵且我又何肯以殺人為他人藉口耶遂釋之

蓋

御物深沉有大度類如此至是

親率兵四百征納木占薩木占納申完濟翰以復噶哈善哈斯瑚之讐攻瑪爾墩寨其寨居山之巔勢險峻乃設大牌三蔽矢石並列而進至隘路分其一前行

其二繼之近寨丈許路愈隘分三牌相次而攻敵
寨飛石檑木齊下前牌被摧軍退次牌下次牌又
摧復退于三牌下戰士並集牌不能蔽難仰攻

太祖立寨下相去十餘步有斷木長二尺許隱其足發一
矢中寨主納申面貫耳復射四人踣之敵兵遂卻

太祖引兵遥圍其寨絕彼汲道攻至四日其夜令軍士跣
足緣厓而上遂取瑪爾墩寨納申完濟翰奔界藩

秋九月攻克棟鄂部翁鄂洛城

初章嘉城寶實之次子阿哈納往聘薩克達路長巴斯翰之妹為妻巴斯翰謂阿哈納家貧不許旋以妻棟鄂部長克徹巴延之子額勒吉後額勒吉往巴斯翰所還至阿布達哩岡為額圖阿嚕部下九賊所殺賊有與阿哈納同名者羣賊相呼聞者傳語克徹巴延克徹巴延曰往者寧古塔阿哈納欲聘之女吾子娶之故被殺也哈達萬汗遣人告克徹巴延曰爾子乃額圖阿嚕部下九賊殺之我

擒以與爾復爾讐爾歸附我克徹巴延曰此必寧古塔人誑言耳何不以金帛饋哈達執九賊與我我必倍償其金帛和洛噶善城索長阿聞其語潛遣人給之曰爾子乃我部下額勒綳額與額克青額所殺爾以金帛與我我當殺此兩人克徹巴延曰哈達萬汗言額圖阿嚕部下九賊殺吾子今云爾部下人殺吾子皆爾寧古塔人誑我也遂成讐怨引兵侵掠寧古塔貝勒所屬東南二路諸貝勒

幾不能支與

景祖議曰我等同

祖所生分居十二處勢渙散當聚族而居共相保守既定

議索長阿次子武泰不從曰一處何可居也將不

為孳息畜産計乎今不必聚居借兵于哈達萬汗

便哈達萬汗武泰婦翁也于是借兵攻棟鄂部者

再獲其數寨我

國本與哈達萬汗互為婚媾聲勢相埒自借兵後乃示

弱馬及癸未年哈達兵刦我瑚濟寨我兵擊敗之

棟鄂部長曰昔寧古塔貝勒借哈達兵攻我取我數寨今彼與哈達國相讐吾等宜乘機攻之用蟒毒淬箭為攻具適其部內亂

太祖聞之與衆計曰棟鄂部內亂宜往攻衆諫曰兵未可輕入其境幸而勝誠善倘有失奈何

太祖曰俟彼加兵于我何如乘機先發衆乃曰善遂親率兵五百征之其部長阿海巴延聚兵四百于所居齊

吉達城閉城以待我兵圍之城垂陷會大雪罷攻
命衆先還留十二人以從伏濃烟中城内謂兵已退引衆
出
太祖邀擊之斬四人獲甲二副會完顔部之遜扎沁廣袞
來請曰翁鄂洛吾讐也曾為所縛乞以一旅助我
破之
太祖念既興兵至此宜乘此戡定一方遂率兵夜馳赴之
遜扎沁廣袞有兄子岱度墨爾根密使人通于翁

鄂洛城故豫知我軍至㩀其兵衆入城我軍縱火

焚城樓及村中廬舍

太祖乘屋巔射城中城中鄂爾果尼潛射

太祖傷首貫冑

太祖拔箭見敵趨過即以所拔箭從烟突隙處迎射之貫

其股應弦而踣

太祖被創流血至足猶鏖戰不已敵復有洛科者乘烟焰

中潛逼突發一矢射

太祖砉然有聲穿鎖子甲護項
太祖拔之鏃卷如鉤血肉迸落衆競趨而前欲登屋扶掖
太祖恐爲敵窺
諭止之時項下血湧如注以一手捫創一手拄弓而下二人掖而行忽迷仆諸臣皆大驚相怨咎少甦裹創迷而復甦者數四甦輒飲水凡一晝夜血猶不止裹創厚寸餘乃棄垂下之城而還
太祖創愈復率兵攻克翁鄂洛城獲鄂爾果尼及洛科諸

臣請誅之

太祖曰兩敵交鋒志在取勝彼為其主乃射我今為我用不又將為我射敵耶如此勇敢之人若臨陣死于鋒鏑猶將惜之奈何以射我故而殺之乎遂授鄂爾果尼洛科各一牛彔隸三百人諸臣皆頌

上大度云

乙酉年春二月征界藩誅納申巴穆尼

初納申自瑪爾墩寨戰敗奔依界藩寨長巴穆尼

至是

太祖率甲士二十五步兵五十畧界藩寨寨內人豫為備無所獲而還薩爾滸棟嘉巴爾達三城與界藩合兵四百追襲至界藩南太蘭岡之野納申巴穆尼衝突入我步兵中疾馳而前

太祖見之單騎還擊納申納申刃已先及斷

太祖所執鞭

太祖揮刀斷其臂墜馬死復射巴穆尼斃之敵衆逡巡卻

立我甲士曰馬疲甚奈何

太祖曰爾等下馬步行佯以弓弰拂雪為拾矢狀徐引馬過嶺飲以鹽水飼以炒麪休息之予留此為緩敵計也

于是我軍先行

太祖駐馬納申屍旁其衆呼曰殺其人豈尚欲食其肉耶何不去聽我等收其骸骨

太祖乃行顧其衆曰納申與我為難今得殺之即食其肉亦宜

太祖念我軍行未遠率七人為伏悉露其冑而立納申部
衆見之呼曰汝有伏我已知之矣且呼且卻
太祖引兵徐還不遺一騎
夏四月敗哲陳部諸路兵于界藩南山
太祖率步騎五百征哲陳部值大水
命衆還留被棉甲者五十被鐵甲者三十共八十人略地
而前有嘉哈地之蘇庫贊呼瀦往告知托摩和章
嘉巴爾達薩爾滸界藩五城遂合兵以禦我巡哨

官能古德偵諸路兵集疾馳以告由他道突過弗

遇

太祖率兵遄行遙見敵兵八百餘陣界藩之渾河抵南山

尼瑪蘭城寶朗阿之孫扎親桑古哩兩人見敵衆

大懼解其甲與人

太祖怒曰汝等平日自雄于兄弟鄉黨間今臨陣何懼敵

衆反解甲與人耶乃

親執纛先進近敵陣下馬驅馬回率弟穆爾哈齊及近侍

延布禄烏凌阿直前衝擊奮勇射卻敵衆斬二十餘人敵敗潰爭渡渾河而遁

太祖熱甚卸冑不及解甲以手斷其扣坐而休馬後隊兵將乃至皆曰宜乘勝追擊之

太祖怒其遲至不應憩未移時復冑率兵渡河登岸與穆爾哈齊等躡敵後斬四十五級復追至吉林崖見敵兵十五人由旁徑來

太祖去冑上纓隱身以待射先至者一人貫其脊而殪穆

爾哈齊又射殪一人餘悉墜崖死

太祖諭延布祿等曰今日之戰以四人而敗八百人之衆此

天助我也

丙戌年秋七月攻克鄂勒琿城尼堪外蘭伏誅

初尼堪外蘭自嘉班奔明撫順所為明兵擊逐不容入邊其族屬及我國素與黨附之人相謂曰尼堪外蘭前為

聰睿貝勒追兵所迫幾至喪身往奔明明尚不容且擊逐之豈肯築城嘉班令為滿洲國主乎遂皆背之尼堪外蘭懼攜其子及近屬兄弟數人逃于鄂勒琿地築城居之

太祖欲往征以所過諸部皆讐敵慮為梗阻先征蘇克素護河部之安圖瓜爾佳寨破之斬其寨主諾謨琿嗣攻克渾河部之貝琿寨又攻哲陳部之托摩和城遇雷雨震死二卒旋師越數日

太祖復率兵往招撫之其衆乞降遂越相隣讐敵諸部徑攻鄂勒琿城時尼堪外蘭已他往城外有四十餘人欲避兵挾弓矢走前行一人戴氊笠被青棉甲

太祖望見疑即尼堪外蘭奮身往追為四十人所環逼衆矢交發

太祖身中三十餘創貫胷及肩猶鏖戰不退射殪八人斬一人餘皆竄遁遂攻克鄂勒琿城索尼堪外蘭弗獲斬城中漢人十九擒矢傷者六人深入其矢使

傳

諭明之邊吏執送尼堪外蘭否則興兵征明乃旋師明邊吏遣人復曰尼堪外蘭既歸我未便執送爾自來殺之可也

太祖曰爾等叵測將誑我耶使者又言無事親往祇遣少兵來即執以去于是

命齊薩率四十人往尼堪外蘭聞我兵至欲登臺避匿明人不容登臺去其梯齊薩遂斬尼堪外蘭取其首

來獻明自此歲輸銀八百兩蟒緞十五疋通和好焉

臣等謹案崇德元年十一月

太祖高皇帝實録告成以滿洲蒙古漢字三體編繕藏

盛京翔鳳樓上今

内廷尊藏

開國實録是也臣等幸嘗伏誦竊見我

列祖

天誕神靈造邦啟宇積

仁累

功發祥之所自我

太祖

天錫智勇戡亂攻昧柔遠能邇締構之艱難不待鋪張潤

色而

規模宏遠固已超越千古至其文直事核務尚體要于軼

事或有未詳而

鴻聲
茂實昭布遠近者異邦之人間亦編録雖參以忮心讐胸
終莫能誣如明臣黄道周博物典彙記明神宗
時事甚詳其建州攷一篇有云建州即金别部
元代置軍民萬户府國朝分為三曰建州曰海
西曰野人而建州居中雄長地最要害永樂元
年野人部長來朝已而建州海西悉境歸附設
建州等衛所二百餘置都司一以統之官其長

自都督至鎮撫有差惟野人以絶逺貢無常期其建州海西定以每歳十月驗放入貢是時建州衛指揮及子皆以有功賜姓名其弟亦以內附領摩琳衛累都督同知此建州之始大也正統初建州衛都督為七姓野人所害其弟及長子避之朝鮮失其印次子嗣為建州衛指揮後長子歸建州朝廷剖建州左衛置右衛與二印令分領值額森入寇

案額森舊作也先今依通鑑輯覽改正

嫡誘

諸衛殺掠遼東吏民無算景泰中廵撫王翶遣使招諭稍歸所掠復欵關然七姓之亂子孫失其賜敕不得襲官以舍人入貢賚賜大減益失望遂與海西諸部並掠邊境無虛月成化二年遣都督武忠害建州左衛指揮于廣寧以武靖伯趙輔都御史李秉等督師入建州境襲殺過當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乃請通欵貢朝廷亦欲休息俾建州都督後皆得襲諸從者視先世

遁貶一官雖復入貢然時時以報讐為詞往來患苦塞上會大璫汪直用事方倖功巡撫陳鉞揣其意疏言建州結連海西名雖屏蔽實懷他志宜大發兵創之乃以撫寧侯朱永為帥汪直監其軍襲破之建州大恐怨深入甚于往時開原廣寧之間騷然繁動矣居久之其長貢馬請入謝許之復奉貢請襲如故迄正嘉間塞上得息嘉靖二十一年建州糾衆入邊巡撫孫繪禦

之失亡頗多無何巡撫於敖減賞致譁復詐殺譁者由此挾忿數入邊遼之東西幾困已復稍輯益道周記建州之原起如此其稱官稱長不著主名難可追攷又按明臣鄭曉今言載沿邊諸鎮惟遼東最易治優以官賞交市且地饒魚米鹽馬近年撫臣於敖減賜物又設計搆釁因失望嘉靖丁未撫臣胡宗明又殺百八十人遂大恨戊申春結衆深入遼西殺略人畜萬計宗

明及總兵戴廕皆罷任其言於敖減賜事與道周所記略同而道周不載宗明諸人所記先後入邊亦互異然其稱易治稱地饒明言當日畫疆分守邊境原未興戎至其稱大恨稱深入尤深斥當日撫臣之憑陵肆虐自啟釁端為罪不容誅也至道周謂我

顯祖宣皇帝有膽略值建州都指揮王杲誘殺明清河守將裴承祖等屢為邊患總兵李成梁不能制乃

乞

宣皇帝率兵討杲往返八日擒之李成梁相

宣皇帝狀貌不類常人詭請臨視火攻陰設反機致

宣皇帝遇害時

太祖高皇帝方四歲李成梁不能掩

宣皇帝之功哭之盡哀迎

太祖高皇帝及

高皇帝弟厚致餼養

高皇帝稍長讀書有謀略十六歲始出之建地故兵端動以復

祖

父讐為辭日與弟厲兵秣馬設險擺塘自萬歷三十四年貢後以邊關勒索無厭遂不復貢屢擁衆憑陵開原邊臣喋愕莫可誰何此道周記明政之不綱邊臣之名禍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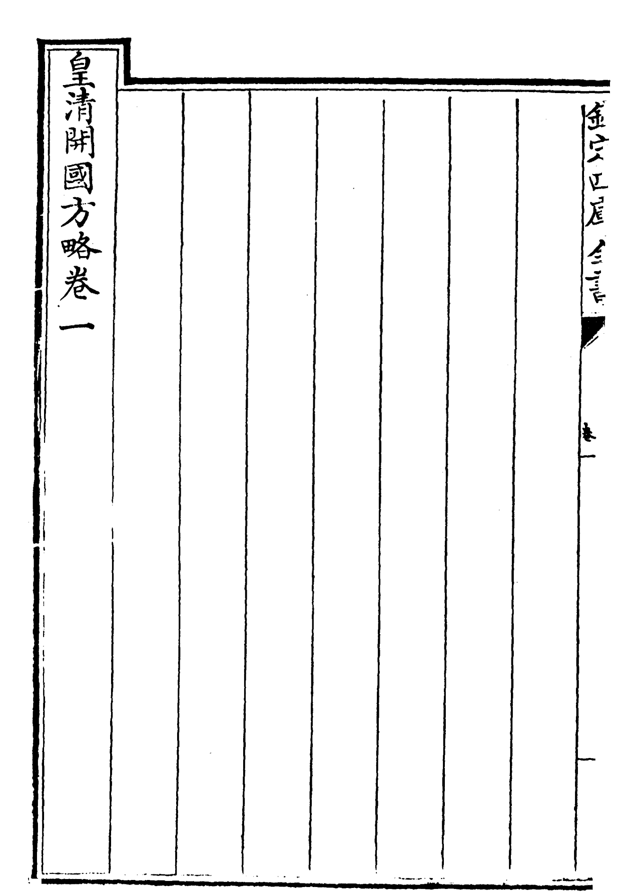
實錄可互證也又謂我

太祖與一弟皆以驍勇雄部中兄弟始登壠而議既則建臺策定而下無一人聞者益未甞一日忘父讐也此又道周記我

太祖高皇帝仗義復讐厥初定策之大略也綜前後觀之雖其閒或傳聞異辭時地不無訛舛然其敘述明臣陳鉞朱永於敎輩之倖冒詐欺李成梁之懷姧肆毒情事歷歷雖庸夫

婦豎能辨其非至其云有功云忽怨云不能掩
其功云兵端以復讐為辭云未嘗一日忘讐則
是我
聖朝大有造于明而彼顧狡謀思逞以怨報德固其臣民
之衆見衆聞莫能自諱者矣然自尼堪外蘭伏
誅以後我
太祖猶以罪人既得許明通好冀其悔悟遲之三十又二
年而明政無改然後我

太祖赫然一怒昭告
穹蒼
天戈一麾
丕基用建于以仰見
聖人初無利天下之心而時至
義起沛然莫禦夫豈前代創業之主所可規擬者哉



皇清開國方略卷一